

皇朝經世文編

第二函
六冊

皇朝經世文編卷六十一目錄

女教經傳通纂序

荅蔣信夫論喪娶書

四員女傳後論

昏禮有故說

昏禮廟見說

卷六十一 禮政九 喪禮上

後篇終論上

釋言

武官丁憂

喪禮經傳約

喪禮二條

齋期

論弔喪

喪父有繼母訃不稱哀議

答喪禮問

閏月

卷六十三 禮政十 喪禮下

親喪不葬

停葬

與崔子玉論歸葬書

改葬服議

禮政八 昏禮

任啟運 讀士昏禮

袁枚 貞女辨

羅有高 祖經答問二條

陳祖范 三月廟見解

毛奇齡 讀昏禮述

古人喪服之學

張爾岐 後篇終論下

藍千秋 丁憂交代

顧炎武 喪棚迂解

吳卓信 喪服

顧炎武 己亥示道希兄弟

全祖望 厚終論

毛奇齡 謝孝說

柴紹炳 論庶子後生服制書

劉榛 禮說

汪琬 居喪釋服解義

徐學乾 停喪不葬

顧炎武 火葬

錢維城 論禮二則

韓夢周 遷葬論

岳震川 答昏禮問

焦循 陳貞女林氏于合葬議

錢大昕 嫁娶

吳定 昏禮主人說

陳祖范 昏說

顧炎武 與陸翼王書

張爾岐 表微

顧炎武 期功喪去官

高珩 答尹亨中書

陸墀 上馮師問喪儀書

方苞 跋方望溪先生教忠祠禁

陳祖范 弔說

徐學乾 喪刺答問

沈大成 喪服三條

柴紹炳 禮月考

汪中

朱軾 招魂葬服說

顧炎武 秦始皇厚葬論

陳祖范 與友人論葵服書

楊暉吉 柩不入門辨

劉榛

陳祖范

丁杰

毛奇齡

夏之蓉

閻若璩

方苞

顧炎武

鍾曉

陸墀

汪師韓

陳祖范

何發

許三禮

邱維屏

許三禮

姜宸英

汪琬

張生洲

改葬總論

族葬考

贈吳君佩之序

毛稼軒地理書序

原考上

與錢翼晉論行述書

卷六十四 禮政十一服制上

答孟遠問喪服書

父在不降母服說

心喪釋

駁張仲嘉次子主喪議

承重孫說

庶孫不為生祖母承重說

書嫡孫葬祖母_{承重}後

論曾孫不當稱功服書

卷六十五 禮政十二服制下

慈母服議

再醮不得為繼妻議

婦為舅姑服說

嫂叔無服說

父妾無子服制議

師服議

法坤宏 書昌黎改葬論後

徐乾學 讀葬書問對

陸燿 示道希兄弟

錢大昕 地理考源跋

錢大昕 答孔正叔論誌文

陸燿 與人論墓誌銘篆蓋書

古今五服考畧序

馮景 喪服或問

毛奇齡 與友人論父在_{為母齊衰}

杭世駿 喪所生母雜議

萬斯大 父未殯而祖亡_{承重}議

王應奎 承重說

柴紹柄 庶孫父卒_{不為所生祖母服三年論}

顧棟高 請考正承重服制議

萬斯大 本生父母降服說

答友人問二_{過相為}服書

吳任臣 妾母祔祭議

曹贍祖 祖父母_{喪用杖}

華學泉 與友人論無服之殯書

萬斯同 叔嫂當服大功說

劉榛 妾服議

萬斯同 師制服議

徐乾學 與懷庭論改葬

黃宗羲 喪葬解惑

方苞 宅經葬經先後論

程晉芳 虎口餘生錄書後

魏禧 與顧肇聲論墓銘諸例書

汪琬 書應城周君私_{益都李}

汪琬 禮部頒喪服之制_{會典}

閻若璩 降服辨

顧炎武 與友人論服制書

沈彤 喪服繼母如母解

沈彤 父卒未殯適孫為祖服辨

萬斯大 為父生母不承重辨

馮浩 答庶孫為所生祖母服

全祖望 適孫有諸叔而承重始_考

田蘭芳 為人後者為_{其曾祖父母}

馮景 三父八母服制存疑說

朱軾 繼母改嫁無服說

徐乾學 論母在為妻杖否書

盧文弨 答金理函論殯服書

邵長蘅 嫂叔無服議

陳祖范 答王山史書

杭世駿

韓夢周

蔡世遠

全祖望

梅文鼎

沈彤

羅有高

王錫闡

顧炎武

汪琬

汪琬

張篤慶

陳祖范

陳祖范

汪中

劉彬

邵長蘅

盧文弨

吳定

毛戴生

顧炎武

皇朝經世文編卷六十一

禮政八 昏禮

女教經傳通纂序

善化質長齡耦庚輯

任啟運

余輯女教經傳通纂一書凡十有三章既畢而序其端曰女教正家之始王化之端也昔漢劉向氏言古凡生子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儉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夫阿保於女職最下必自其臣之妻以降始得為之而寬裕慈惠溫良恭儉則世所推仁人有道之容求諸學士文人未易多觀而古阿保之賢乃至於此豈古女子生而即賢歟或所以致此固有道歟吾聞書稱釐降以是為廢庸之大端而傳言夏之興也以塗山殷之興也以有莘其在成周有太姜太任開其始太姒邑姜嗣其徽母德之隆既足以儀天下法後世而元公定周禮有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教九御當其時上自王侯及公侯之夫人莫不受學其詩曰言告師氏言告歸來伯姬之言曰保傳不具禮不下堂即下至妾巷之女亦莫不有師故傳曰賢而四十無子則為人間女師教之之備如此而其所教則惟以內外之嚴嫡庶之辨父子之親君臣之敬賓客之交喪祭之禮故其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是數者具而有之也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言幼而習之如性成也舉凡騎奢靡侈之習會不得一交於耳目恤心佚志之術會不得一接於燕閒故在家則為賢女既嫁則為賢妻嫁而生子則為賢母當其姙子則坐不邊腹不側有胎教焉子既生則飲有師記有成有童教焉為女則以教為賢為母又以賢而教其於禮法不啻首之適冠足之適履不待問而後知此成周當日所以大化翔洽賢誥篇生雖凡置賤士亦足備公侯干城腹心之選而阿保之微其得於耳濡目染亦具寬裕慈惠溫良恭儉之德至於如此也秦漢之世后夫人不以德升既不足以聽天下之內治而閭里之道風餘訓亦浸消浸滅以至於亡劉向氏作列女傳八卷思有以障禍水之狂瀾而在當時亦無能為力自是而後妻取其夫母敗其子載胥及溺可不痛哉三代以降惟魏宋最名有女法以故當時大家名族亦頗修於內政敦孝讓重廉耻薰陶涵育之久而大儒迭出遂有以接孔孟之傳雖其希聖固賢哉要其所自來者不可沒也其餘或間氣所偶鍾或聞風而興起列女所載諸傳雖不乏人然去二南之化遠矣我皇上作人壽考過於周文於變之居行與敷筆比蹟運不自量以生於聖世竊取朱子小學之意作為此篇層諸勻水益海相慶增山雖無補於大化之高深或亦泰山所不讓河海所不擇也若夫敬身以敬家敬家以敬國則所以為正家之本更自有在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已不自治而僅求之婦人女子間乎哉

士之昏禮始納采次問名次納吉次納徵次請期次親迎六禮皆行於廟三元三總象陰陽之備其不苟也如此三鼎以升豚魚腊魚以十五為正減為十四欲其敵偶也同牢之鼎饋亦取配合如此壻之親迎也爵弁纁裳纁袍更墨事從事二秉執燭前馬其衣冠車御之盛如此壻之御婦車也姆雖辭不受綏而婿終御輪三周其親而下之也如此若夫舅姑尊矣其饗婦也舅洗爵而獻始薦脯醢其降尊而禮之也如此然則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此非聖賢之苛責於人也所以報舅姑夫君之禮者當如是其厚而不忍變也

答昏禮問

劉榛

客問娶妻不娶同姓何謂也曰先儒云為其近於禽獸也禽獸不知嫌微之別人鳥可無別也客曰異姓其皆無嫌乎曰外姻為婚有以姦論者矣客曰雖然中表之行近世士大夫皆用之或猶可許也曰在律婚禮姑舅兩姨姊妹若姤八十離娶妾在其可哉先王制禮遠嫌而養耻又立之科條以防不然蓋所扶進斯民於人道者至嚴而不可犯矣夫所謂同姓者猶無親之稱耳若吾父姊妹之子不猶夫兄弟之子乎吾母兄弟姊妹之子不猶之吾父兄弟姊妹之子乎人知同姓兄弟之子不可昏而不知異姓兄弟姊妹之子不可昏何耶客曰彼世昏者皆非歟曰疏而無服者可也姑舅兩姨兄弟姊妹相為服認麻乃亂之以昏姻而期且斬焉如禮何客曰吾嘗有女養於他人謂可解中表之跡而昏之然歟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小之不知者猶卜知而解人以免夫誰歟客曰舉世行之未聞有用離異之律者或居今而亦可從俗也曰俗之可從事之無害於義爾敦倫收禮相率而畔於人羣可乎益傲倖而未發曰未見有律盜者盜願可為乎哉

客曰盟昏於櫨祿可乎曰無悔焉可也曰何悔曰山川之或阻也官罷之或傷也或家落而見羞或行非而相泥也豈悔也古入六禮之行率無遠期故詩曰雖離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判冰未判而納采桃始華而御輪故不至有他端之變貽悔恨而生齟齬也客曰有故則二十三歲而嫁禮也今有因喪而歸者何歟曰此禽獸之行傷教亂化之甚有百叔不足以蔽其罪矣客曰昏者身已從吉而三昏者或可少假乎曰在律居父母舅姑及夫喪而與應嫁娶人主昏者杖八十薄於自昏無幾也客曰男女及期而家幸無故顧又不輒得吉卜而行也將奈何曰陰陽禁忌之說鄙倍而不足信也古之昏者皆仲春蓋萬物於此而生故人倫於此而始善人法天未聞有不祥今之人信術未見果無凶咎也知者可以知所從事矣曰古六禮不病於繁乎曰禮所以敬夫婦之始而勿容苟也故召南之女雖致於獄而謂室家之禮不備終不之從焉然朱子家禮已

古問名納吉請期以從俗矣古人問名而下吉則納吉否則他求他問焉今一言之定便不可易故此一禮為不可省請期一節好禮者猶有行之流六而四而三不得更從簡隨也曰貧者苦於不能具奈何曰豐儉從有無之使誠貧也一禽一果何譏焉今俗有空過往復并納采而亦廢者斯亦不敬其始也哉客曰古者見而親迎今或不往何也曰二氣感應以相與以艮之少男下於兌之少女得感應之正故取女吉不然車奔而已失物不可以苟合妻妾之所以此也客曰古六禮皆用鴈今則獨於親迎焉未為闕歟曰先王之制皆有精義而後世則苟簡焉苟不盡沒其禮意亦可矣今寸爭之難勝也客曰壻莫鴈拜主人不答拜朱子云彼為莫鴈而拜自不應答拜何解也曰非拜主人也肅禮也納采使者至主人迎於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曰不敢當感禮也感禮已不答况非拜主人者乎客曰婦至宜何禮曰交拜而合卺外此皆隨俗也客曰婦甫來而壻即詣婦家以拜母乃壻乎曰少陵新婦別云此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壻婦不及見舅姑之期尚未可以拜舅姑夫未得於婦而何有於婦之父母乎不率新婦見父母而汲汲於婦家則是遺親而已矣

登蔣信夫論喪娶書

袁枚

接來札為婿持所生服有違權之請僕以為婚與喪人生有數事也二有缺失則終身玷焉所以持之者無他上稽諸經中實諸史下考之本朝律文而已矣庶子持生母服經稍輕更或輕或重明律改為斬衰遂大重而本朝因之其既重之後勿論也其最輕時亦未有以婚聞者禮庶子服生母父在練冠麻衣既葬而除此指諸侯之庶子也此即孟子所謂雖加一日愈於己者是也諸侯爵貴故有降殺之禮若大夫士則遞加而重然爾時父子異宮諸侯雖尊猶使庶子居其室而遂焉君與正嫡不得以尊壓也彼側室貳宗者焉可知矣周天子衰移后宴樂叔向譏之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夫妻喪非三年也然禮必三年後娶所以達子之志也父尚不娶而況於其子乎然此猶云妻耳非妾也齊侯使晏子請繼室於晉叔向辭之曰寡君在衰經之中是以未敢請時晉使殺少姜姜固妾也叔向賢者豈不知士要有子方為之總諸侯已絕總矣乃藉以辭晉况其妾所生之子乎然此猶考諸古制未質諸後世之史也晉文學主藉有叔母服未一月納吉娶妻為劉隗所彈唐建中元年縣主將嫁供奩備矣而襄王之幼女卒上從妹也上命改期曰人惜其寶我愛其禮古期功之夜帝王之家其不苟如此蘇干瞻宋之放於禮者也然其平許之喪娶表曰臣不願使後世史書舅子居父母喪得娶妻自元祐始明潘王信傳慈於陰陽之說大祥乞為弟妹嫁娶嘉靖竟命執問如律唐覽古昔喪娶之禁班班可考然經史之宜遵猶不若律令之可畏也唐律喪娶者徒金章宗加以聽離本朝依明律定主婚者杖人情愛其子女必為之計久遠即君讀書登科他日將立朝廷議大典

禮而先使之幾情千義抱終身之憂殊非所以為愛也說者豈不曰慈母喪民聞有之為人之所為者人皆無咎焉然每見
慈坊餅肆之張髮且禿矣偶道其少時喪娶必賴顏而聲聲何也天良之天關雖無法律經書而此中悻悻終不安也說者又
豈不曰以兩公之賢必無人敢持短長者不知禮義由賢者出惟我兩人賢也四方將於我乎觀禮尚觀禮而禮有違則人
乘其所以望而詆誹者將更甚於邱里之庸庸者矣然則處禮之變為萬不得已計奈何曰曾子問親迎女在途而婿之父母死
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縗總以趨喪徐氏註云女改服者以婿親迎之故雖未成婚而婿之分已定故也不言此後所
處意者女在婿家若今童服除喪而後成婚此禮開元因之著為令典今婿已來親迎矣小女已在途矣或欲而行之亦亡於
禮者之禮乎吳下多儒者精通五禮足下何不將僕手書付之數議見覆幸甚

貞女辨

焦循

或謂古無貞女之名非也後漢書三官志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皆屬之其所以興善行懲則今之程表貞女
自漢已然或曰古之貞女非今之貞女也魏書列女傳貞女兗氏許嫁彭老生未及成禮老生逼之不肯從被殺詔曰雖處
草萊行令古跡宜賜美名號曰貞女則貞女者非未昏夫死守貞不嫁之謂也嗚呼引是說者蓋讀書不廣與劉向列女傳卷
四貞順傳首列召南申女稱其許嫁於鄭大家禮不備而欲迎之不肯往遂致之獄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兜先之事
與此合故其時謂之合古適以貞女號之也列女傳又云衛寡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入持三年之喪
畢事謂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詩人美其貞一故舉而
列之於詩此即未昏夫死不嫁者也兗先合於申女之事得以貞女名世之未昏夫死不嫁者乃不容附諸衛寡夫人之列說
者非矣劉向為魯詩學經之所傳漢儒之所重可知也或曰古之貞女多何也古男女議昏晚聘與取一時事故
如衛寡夫人者偶也今人齟齬議昏或遲五年或遲十年甚三二十年聘與取懸隔甚遠其中死亡疾病自不能免且古之昏
禮以親迎為定故曾子問未親迎以前或遭父母之喪可以再娶再嫁親迎在路聞婿之父母死則改服而趨喪又親迎之日
已定而女死則婿服齊衰塔死則女服斬衰是古之夫婦以親迎為定也今則不然國律許嫁女已報昏書及有私約而輒悔
者笞五十雖無書昏但曾受聘財者亦然是一報昏書受聘財而上以之聽民訟下以之定姻好不親迎而夫婦之分定矣
古定以親迎則未親迎而夫死嫁之可也今定以納采則一納采而夫死有可不嫁者矣禮曰生子今之世反古之道吾為議
貞女者告之

陳貞女林氏子合葬議

陳祖范

長洲陳氏女許嫁於林氏子歿。女聞自經救而難謹防護踰三年。聞有求昏者。卒繼死。林氏將迎柩合窆。或據禮為疑。余自而論焉。男女居室。天之大欲。而天理精微之極也。易上篇言乾坤下篇言咸恒。咸感也。少女少男。未成夫婦。志相感也。恒久也。長男長女。夫婦隨道。可久也。感者。人欲久者。天理始乎感成乎久。夫婦之義也。將由夫淫僻之民與始也。感乎其所不當感。後也不恒乎其所當感。此夫婦之道。所以苦也。將由夫貞淑之民與其感也。也不妄感於其所恒也。其恒也。無貳恒於其所感也。故有未成婚而女死。其壻者死於義。非死於情。此夫婦之道之變而正也。彼據禮為疑者。曾子問篇取女有吉日或女或壻死。皆齊衰而弔。既葬而降。更取更嫁。不言可知。又已嫁而未廟見死。則歸壻於女氏之黨。若未嫁而死。同穴乎。男者。周官媒氏謂之嫁。殤歸。配。甫著論以為女子許嫁父為主。而不與知若為夫死。是自以身許人有廉恥之防焉。說固善矣。雖然。禮許嫁笄而纓。明有繫也。納采而被采。擇問名而知名字。申之以卜筮。固之以皮幣。丁寧鄭重。若此。猶得云已勿與知乎。且夫善感者。少男少女之性也。以善感之性而感於其所當恒。則一感而此念無從轉移矣。何生死足以貳其心哉。執嫁未嫁論之者。特相索於形骸之外。非至論也。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男女私相悅而不得遂之辭。所謂免而無耻者也。媒氏所禁。殆是此類。若夫以正感以義終。固當哀其志而遂之。異室同穴。何不可之有。

四貞女傳後論

羅有高

彭李子作四貞女傳。頗聞著於時。談禮之士。或推難之。以為李子親為名儒。孫子討論三代禮文。經傳離合之指至熟。又嘗出入宋明諸老師。賢人所講說。源流深遠矣。四貞女者。其行事既卓絕。斐然成文章。李子傳之。固當然。李子不折衷於中庸。裁之以禮。將使學者樂時行。慕高遠。放性情之和。蒙竊惑焉。羅有高曰。夫禮稱情立文。緣人性而起者也。若中庸則又難言之。是四貞女者。固以其行為中庸已矣。是故趾之而不疑。夫民性有恒。上同本乎元。宰能者率而行之。而道生焉。稽諸獨獨之所可。而可獨之所不可。而不可期於瞬然。于獨無惡盟之鬼神綿之歲月。歷阻折百出。章定不遷。其達也若泉。其直遂而不回。若矢視捐項絕脰。棄其血肉之軀。若燦毛髮。若遺土其安難難危。若人世不堪之遭。若命爵祿名譽不足于其中。局許書經傳。所陳淡若琴瑟笙磬之和音。適與心諧。而益不願假它辭。說以自解。如四女子者。行不同。至其自期於獨。不忍冒經以欺。其志則無不同也。當吾世而不遇大聖四女子者。是足以激清風。挽濁俗。而之醇矣。或者其以循故儕俗。浮沉不自宰之愚婦人。為中庸乎。是比于不足。同仁於微箕伯夷叔齊未賢也。柏舟何以首鄙風哉。或曰。然則四女子者。能中庸矣乎。曰。毋易言。能不能。非聖人。

夫誰定之矣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百姓日用飲食若水族游於江湖禾嘗離水而未嘗知水也知盡之知化之聖也知至之賢也或務知之或不必其務知之接境以動依乎天良感涕而滂達不關於欲聖人才之故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中庸之傳邈矣三代之季派派昏昏鄉愿乘時竊發屈曲媮阿被服貌充禹荀同流俗為俛仰制於藝文藝言寔塗經訓居之而不疑唐宋元明大儒畏其卒推本窮源精擇詳語之而學者蔽於所趨急切不能返假借近似之言自藩飾得不關於時可以藏身免顯過當然以謂中庸之行若是而已至於君父之際義倫之大常其惻怛誠摯事壹若不可已必義之是出如四女子者非數數也將謂能中庸者徧天下不能中庸唯四女子也獨其然乎或曰是則然然會子問孔子之言也取女有吉日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何謂也曰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自己起義者禮之經康耻倫紀之大坊自民起義者禮之通曲成萬物之仁也且壻死女弔服斬衰雖絕不屬耶何以謂之服尊也壻死除喪脫許嫁時纓定數厚別之分雖中人必且怒然而動踏踰而慕柏舟之義矣情以民心則聖人順而民之爾若曰非其誠勿強也且未成婦也荀卿子曰唯聖盡倫唯主盡制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師聖師王師其經也禮也禮之通中人以下數匹焉君子蓋哀於之也或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何謂也曰武進莊學士存與之銘石門蔡貞女也至矣莊君曰執一之儒不深攷義例以有未廟見而死葬於女氏之黨之文遂曰死不可以即墓生不可以居室所謂不知其理而妄推其類者邪儀禮喪服章傳曰夫至尊也而死葬於女氏之黨之文遂曰死不可以即墓生不可以居室所謂不知其理而妄推其類者邪儀禮喪服章傳曰夫至尊也妻至親也至尊無所不伸至親則有時而屈故三年之視期輕重絕倫矣以夫之死同諸女之死於義鉤乎夫者至尊之誼命則成之婦者至親之屬必成於尊廟見者成於尊也未成之辭聞系之婦矣不聞其系之夫也其言曲而中矣余獨悲賢女守志之義久不白於世妄以凡民之胸揣量豪傑橫加訾議不成人之美里巷翁媼鮮能以德愛子以遂其性情之正至天札其天因就或者之難條次之以論李子詩云憂心悄悄愠於羣小若王貞女愠有終窮乎

禮經答問二條

錢大昕

問婦人之義從一而終而禮有七出之文母乃啟人以失節乎曰此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以不至於窮而乖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無所逃於大地之間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衰自各私其妻始妻之與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聯之其情易親至於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第推夫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不相屬矣矧婦人之性貪而吝柔而狠而妯娌姑姊之倫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真能安於義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為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

可守從一之貞否則寘制伉儷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其孝衰於暮子也然則聖人於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閭里之婦失愛於舅姑譏間以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酗凶悍寵溺嬖廢凌迫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有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為快乎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於父母兄弟其害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不可謂之失節使其過在婦職不合而嫁嫁而仍窮自作之孽不可追也使其過不在婦職出而嫁於鄉里猶不失為善婦不必強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雞之司晨日熾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於破家絕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二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二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論先王制禮之意也

問禮謹男女之別而媒氏仲春之月令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然則漆洧秉簡相襲詩人何以刺之曰此會字讀如惟王不會之會謂會計其數非令其合會也男女自成名以上媒氏既書其名矣娶判妻入子則又書之是匹夫匹婦其嫁娶皆書於媒氏仲春會男女謂會計其未嫁娶者令其及時嫁娶也古者女子有罪為人妾而內則云奔則為妾以其六禮不備卑之也仲春奔者不禁謂不禁其為人妾耳聖人豈道民以淫奔哉

嫁娶

丁志

古者嫁娶之期言人人殊一為年之少長一為時之早晚今合經傳攷之男自二十至三十女自十五至二十時是季秋至仲春自仲春至仲夏皆為得理之正大戴禮本命篇男八歲而齔十六情通然後其施行充歲而齔十四然後其化成此舉其端言之也儀禮喪服傳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禮子不殤父明男墨子曰昔聖王為法夫年二十母敢不娶家女子年十五母敢不事人王肅述毛曰甫賢有言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有其家此舉其中意也周禮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大戴禮本命篇中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禮記曲禮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內則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室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高書大傳孔子對子張曰男子三十而娶穀梁文十二年男子三十而冠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此舉其終言之也荀子大略篇及韓詩傳古者霜降迎女冰泮殺止家語本命解孔子對哀公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殺於此禮運孔子語言僂曰冬合男女春頒爵位此字諸詩衛風將子無怒秋以為期邇風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此言仲春以前也夏小正二月經多士女周禮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奔者不禁禮記月

令元鳥至以太牢祠於高禘詩商頌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召南言采芣苢亦既觀止厭浥行露謂行多露有女懷春士誘之幽風春日遘遘殆及公子同歸倉庚于飛之子于歸鄭風采芣苢與子偕賦白虎通曰嫁娶以春此言仲春之時也詩召南標有梅其實之令求我庶士迨其言矣標有梅其實之令求我庶士迨其言矣此言仲春之後也標有梅詩序以為男女及時者主乎年之少長唐風綢繆標有梅相類序以為不得其時者主乎年之早晚陳風東門之楊序以為失時者意重男女多違不止論年之少長時之早晚也大戴禮本命篇又云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不能行於後世大戴逸篇文王世子篇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左氏襄公九年傳晉侯曰國君十五而生子所以廣繼嗣大夫以下不得同之內則曰女子有故二十三年而嫁非嫁娶之常例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自多寡則年之少長或取其相當而時之早晚亦所不計今由孔子對哀公之言息之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則無在二十三十之後者矣男子二十而冠有為父之職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亦無出於十五二十之前者矣厚生謂藏子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子窮於數也則無在霜降之前者矣求洋而裏事起婚禮於此亦各有出於求洋之後者矣知此則詩之言嫁娶者多端可一以貫之矣

昏禮有故說

陳祖范

曾子問篇云婚禮既納幣有吉日婚之父母死則停婚既葬致命女氏曰有喪不得嗣流兄弟女氏許諾而勿敢嫁也既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之而後嫁之若女之父母死亦然則云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有故謂父母之喪也有喪緩嫁止得三年則專據本人自有父母喪而言也參看雜記云父大功之末始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始可以娶婦是男女之不得嫁娶又礙於其父之有喪服且大功小功皆從尊止不特父母之喪矣夫子答曾子問所以既葬致命者不可曠年廢人婚禮也若雜記之說則妨廢實多既不論期功假使兩家迭罹父母及祖父母之喪便可有二十四年不得婚嫁者豈止於內則之有故僅緩三年乎禮文乖異不可枚舉此尤其當致詳者矣

三月廟見解

吳定

戴記孔子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廟見之禮舅姑存則見者由祖廟而上之也舅姑沒則見者由禰廟而上之也經據舅姑沒者為辭故又曰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祭禰即主昏禮婦入三月乃莫菜是也或謂廟見事舉見禰天下有八見舅姑而不見舅之父若祖者乎又曰非禰廟則主舅姑在者言之抑又違此經之旨者矣且孔子固明言擇日祭禰矣何也禰尤親

也孔疏乃謂廟見祭禰為重不亦誣乎夫舅姑在則獻筭者明婦職自此修故曰成婦之禮也舅姑沒則奠菜者明婦職不以舅姑既逝而亡故曰成婦之義也聖人蓋謂子之嗣妻不繫其成妻而繫其成婦婦必如是而後婦職章不如是雖食禰已受而猶未得儕之於子婦焉以教孝也故曰女未廟見而死不逮於祖不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夫不逮不祔者未見祖廟也歸葬女氏者則以未見祖廟也設也舅姑遠存婦已執筭見焉則雖未見祖未見皇姑先王必許其葬於夫之黨而特不逮不祔也由此觀之益知廟見得及祖廟以上而其尤鄭重而親切者則禰耳廟見必以三月何也白虎通謂三月一時則善惡得知設三月而婦介乎善惡之間焉其將廟見乎抑出之而不廟見乎記婦人三月然後祭行鄭君以助祭釋之謂四時之祭也古嚴宗廟之禮婦人非祭不廟蓋祭之日然後來婦得入廟而見矣或以祭為廟見之祭孔子何以但言擇日祭禰而不及祖哉夫婦之來亦有未應三月即值時祭者曰三月廟見者從其至遲者以為斷也程子改之三日廟見家禮從之蓋近日士大夫立廟之家其廟主之藏有積十世二十世以上而不祧者其為主也多其子孫之聚也疏而眾故祭之日婦人忌入焉然則三日廟見不可乎必謂三日婦道之修否不可知是舅姑在者亦不必質明即總筭實禰見之也吾知其惑也

昏禮主人說

毛奇齡

傳是齋日記曰昏殺祭皆有主人禮所極重古無無主而可以行禮者第喪有兩主一是死者之父二是死者之子也昏祭祇一主祭以子為主謂之主祭昏以父為主謂之主婚禮無主婚何也公羊傳昏禮不稱主人達廉耻也註云婿有廉耻不當自言娶婦為主人故必父主之無父母主之又無諸父兄師友主之禮天子諸侯無父母或弟自命娶無與主昏不同曾子問昏禮有吉日如婿之父母死則婿於壻父母後必以婿之伯父致命於女氏以天子諸侯可自命否則必攝主命也何則重主人也春秋桓王娶王后於紀以魯桓為主人禮天子娶后必以同姓諸侯為主昏故祭公逆后必從魯歸主昏故也是天子無父且然況大夫士庶父母見在而婦至聞然絕無主人一男一女任其獨合可謂禮乎張南士曰婦至時父母出迎以賓禮見不以婦禮見故此日稱見婦次日稱婦見然凡迎婦入門揖婦入廟導婦入寢皆主人事一如親迎時婦父之為主主人者夫娶婦婿家事也婦家有祖有父母而婿家反無之著代之謂何先仲氏曰公羊傳昏禮不稱主人謂天子諸侯娶妻定無父者無父則婿不得稱主人以昏無自主之謂也今士有父為主矣而士禮所稱婿為主何也故士禮婦至主人揖婦以入此主人婿父也非婿也婿迎婦家婦父凡筵於廟而拜迎於門外揖讓升堂再拜奠雁令婦至亦然婿父拜迎於門外姑迎於家升堂再拜行承筐禮而婿則相之此時舅姑在堂彼此答拜雖曰拜舅姑然賓主禮也惟賓主禮哉及為舍朝廟則婿奠幣而宗祝

相之禮也。必用幣。反而入。此時壻與婦並拜以告。至廟朝。壻婦所共也。然此猶拜尊禮。非交拜禮也。交拜在合卺時。於是主人導之至廟。命祝史告。至於前。

寢門而壻揖以入向使婦至時壻即為主入則壻導婦行與父同升焉能復分階東西作主客禮誤矣會義婦至壻揖婦以入

共牢而食合卺而醕此婦至至廟門也同牢同性也共一牲醕而分食之也合卺以一觥分為兩瓢各執一片以為醕也昏禮括義同牢饌用特豚魚腊而穀必全以攝盛也

婦席在東壻席在西尊右也對筵而坐取齊一也三飯三醕終醕罔卷親有漸也醕壻壻拜而婦答醕婦拜而壻答交拜之

禮也婿脫服於房而媵受之婦脫服於室而御受之男女交受之節也婦至日即成昏或三日成昏或三月成昏自唐虞至豈

國皆無明據惟士禮合衾復御衽婦席在西腰衽良席也良夫在東皆有枕北止北也則當夕成昏他書未見也若三月成昏則

費服禮註曰禮婦至不成昏無問舅姑在否必俟三月祭祖廟後始配之故春秋譏先配後祖為非禮是也又春秋季文子如

宋致女服虔註云禮三月成昏故二月伯姬歸宋而四月致女致成昏也凡春秋致女必三月以此又禮正義引熊氏與鄭異義者曰三月

始成昏故三月未祖祭未廟見姑皆不成婦死必歸女氏之黨此皆謂三月始成昏者若三日成昏則魏晉以來有拜時之

婦謂子婦也有三日之婦謂夫婦也張華曰拜時之婦蓋孝於舅姑三日之婦成吉於夫妻江應元曰禮三月廟見然後成婦

未廟見之婦死則反葬以此推之貴其成婦不貴其成妻此則謂三日成昏者然則當夕薦寢急急匹配不見舅姑并不告祖

廟此皆南宋儒人誤遵士禮所至而且成昏之後又誤以鹽饋之見稱為廟見吉凶溷舉昏喪無別嗟乎何以有此

昏禮廟見說

毛奇齡

禮無不謁廟者。要則告迎入則謁至曲禮曰。齋戒以告鬼神。此告迎也。左傳曰。夫人姜氏入。此謁至也。是故楚公子圍娶於鄭。有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姜之廟而來。辭以告迎。而鄭公子忽娶於陳。歸不謁至。則陳鍼子譏之曰。先配而後祖。是不為夫婦。詎其祖矣。何以能育。則是婦至之久。必入而告謁。謂之謁廟。亦謂之朝廟。皆不告迎。是為蒙先君蒙者欺也。不謁至。是謂詎祖。詎者詐而不實也。欺與詐。即已為夫婦。而同於不為。故曰。是不為夫婦。則是不謁祖者。不成婦。而反曰。不成婦。則不謁祖。是明與其書。而倒讀之也。且婦非薦寢而後成也。女之稱婦。在納采時定之。而納徵則竟成其名。故納采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室。在婦人之稱。而納徵則曰。徵者成也。至是而夫婦可以成也。是以公羊傳曰。女在家稱女。在室稱婦。則在家時雖成婦。然名而不稱。及出門而即稱之。故往娶稱逆婦。既至稱婦。入春秋書法。明明可稽。未聞曰。娶後三日而後婦身以成也。且夫廟見者。非謁見之見成婦者。非夫婦之婦也。禮以為婦。至於舅姑在堂。則舅姑為主。人迎而拜之。謂之拜舅姑。而然後帥以謁廟。則此時之拜。賓主之拜也。猶之婿之拜親迎。雖舅婚交拜。而仍不謂之婿見。是以次日質明。則上堂而行。婦見之禮。謂之成婦。昏禮所

云成婦禮者是也脫或男姑已亡則迎婦謁廟以長者為主而上堂之見質明無有必待祭而後行之而祭必以時三月則感物懷念於是入廟而修婦見之禮謂之廟見會子問所云三月而廟見成婦之義者誠以入廟見婦不幸之事故同一成婦而婦見稱禮廟見稱義以為婦見則來東服修成子婦之儀廟見則僅扱地奠采而特勝饋饋不能再舉但有意行之而儀節未備亦曰義在所設耳然且夫婦之稱成於納徵而子婦之稱必俟廟見始成之重子婦而輕夫婦假奉廟見而婦死則雖為夫婦三月而不移於祖不附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曰未成婦也則是久薦枕席仍未成婦而必成之於扱地一奠之後晉江應元所云貴其成婦不貴其成妻者蓋婦妻之辨其為重婦而輕妻成在婦而不在妻斷斷如此自世不讀書不識三禮不深辨夫子春秋伊川程氏有三月廟見之語而朱子家禮即承其誤而著為禮文曰三日廟見主人以婦見於祠堂且曰入門而不見舅姑三日而始廟見者以未成婦也以三月為三日以廟見為見廟以子婦而為夫婦以死舅姑為生舅姑以不廟見不成婦為不成婦不廟見以致眾人倫大事百年嘉會而草草野合至請居賓客往來簡帖不曰三日廟見則曰兒媳某日行廟見禮以凶喪不吉之辭公然行之其誤甚矣

讀昏禮述

陳祖范

古禮廢久矣惟昏禮十仍八九按儀禮納采問名一使而兼行二事采謂采擇也既行納采之禮即進而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謀不敢言其是主人親女也卜於廟得吉兆乃納吉繼而納徵徵者成也元纁束帛儷皮為禮至是昏禮始成女子許嫁笄而稱字矣卜得昏期使使請曰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不虞謂恐猝有兇喪齊衰期服踰年廢禮欲及今之吉也至期初昏父醮子命迎婿往婿家再拜奠雁婦從之出主人拜迎而不送婿御婦車婦辭之自來其車歸使於門外婦至揖入寢門及室即席婿東面婦西面共牢而食合巹而醺禮畢徹室中之饌設於房中腰御殿之婦從者為腰婿從者為御婿脫服腰受婦脫服御受腰布婿席席婦席膝餘婿之餘御從婦之餘事事交錯以致相親之意婿入親脫婦纓燭出媵侍於戶外厥明贊見於舅姑見舅用壽果取其早自敬謹見姑用服修取其斷斷自修舅姑體婦以脯醢舅姑入室婦盥饋餒姑之餘不餒舅之餘同日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投之室也歸婦適於姑氏人贊送者酬以束錦婦入三月始助祭於廟若舅姑既沒三月乃廟見其祭拜於地家老醴婦婿婦之送者如舅姑禮者不親迎則婿亦三月往見婦之父母而奠醵焉醴以一獻猶舅姑之於婦也此其大畧也納采問名納吉請期皆用雁惟納徵不用者有幣帛奇執也鴈取順陰陽往來之義謂取從一不再更者俗說也女家受禮及醴女授女皆於廟以先祖遺體與人故堂之婿父

命迎反無告廟之文白虎通曰示不必安也豫慮其不必安而姑勿為一成而不可變之局與所謂幣必誠辭無不腆者何其旨之相攻歟左傳楚子圍迎婦告於莊共之廟而來鄭克完配而後祖鉞子譏為詎其祖可見此制不概於人心古亦未嘗違用矣又未廟見而後者歸壘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見止親止已三月矣尚未成婦必廟見始成婦而往迎時不先告廟以為萬一不克成婦之地待其配不太薄乎適於人者不亦難乎宜此禮之不行於後也男女有別在平時雖素嚴明猶初昏男御女腰交錯共車不以遠嫌為禮所謂禮時為大惟其宜稱而已士乘車以迎鄭註以為攝乘俗下假用先世儀章以為觀美濫觴於此吳俗家貧省費增往婦家成昏即歸謂之捲帳轉有似於親迎之意居近者三日即往婦家不待二月其三月前後夫婦偕往俗謂之展母疑是左傳反馬之訛宣五年經高固及子叔姬來公羊以為雙雙而至譏來行匹至也左氏無譏焉賈明贊見三月廟見禮止言婦而婿不與今則夫婦必偕今似合宜矣餘大抵從同抑乎讀昏禮而益明易卦之漸也漸之象曰女歸吉自納采至親迎不著中間相去時日要之極其從容而不迫若歸妹以兌少女從震長男悅而動進不以漸為六禮夫備齊則為妾之愈漸六支皆取象於鴻昏禮用鴈安知不取義於斯乎請為解經者備一說焉

昏說

婚禮者人倫之始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者也故古之人六禮必備而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禮重非以賄重也自晉宋以來不求叔德尊尚門第至唐而尤甚太宗詔行釐革卒未遵行其後高門貴姓嫁女娶婦資財非百萬義在不行至有終身廢嫁娶禮者嗚呼何其甚也司馬溫公有言凡欲昏當先察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若何勿苟慕富貴范文正公為子娶婦或傳婦以羅帷帳公不悅曰吾家素清儉羅綺帷帳之物耶持至當火於庭此皆詰之嘉言淑行可為鑒戒者也今之尚賄者則異是將擇婦必問資裝之厚薄苟厚矣婦雖不德亦安以就之將嫁女必問聘財之豐寡苟豐矣婿雖不肖亦利其所有而不恤其他此所謂市井駟僧之不若者豈可施之乎大夫之昏姻哉夫人當嫁娶之年正血氣未定之日此如素絲然隨所染焉者也今乃示之以侈道之以淫長之以傲縱之以驕而欲上承宗廟下啟後世可乎不可乎慾不即則天折萌中不周則德虧壞古之人固不如是也納采以雁問名以定所生納吉以卜納徵幣請期以信時日合食以飭以崇新其於婦也既見以成禮饋特豚以明順粢以二獻以著代其家以習婦事示之儉道之正厲之勤抑之以謙卑遜順是故家室和平天祐不作而後嗣長也以古若彼以今若此有識者宜何從與抑又聞之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今則置酒高會而流祀無行之徒沉湎喧嘩甚且以媒嬖之詞相此以為笑樂此又俗尚之偷有力者宜重挽之也 完

皇朝經世文編卷六十二

禮政九 喪禮上

善化賀長齡稿庚輯

顧炎武

古人喪服之學 日知錄

讀檀弓二篇及曾子問乃知古人於禮服講之悉而辨之明如此漢書夏侯勝喜服禮服蕭望之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唐開元四部書目喪服傳義疏有三部皆之大儒有專以喪服名家者其去鄒魯之風水遠也故蕭望之為大傳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宋元嘉末徵隱士雷次宗詣京色筆室於鍾山西廡下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禮記左傳喪服等義魏孝文帝親為羣臣講喪服於清徽堂而梁書言始王講喪服陳後主在東宮引王元規為學士親授禮記左傳喪服等義魏孝文帝親為羣臣講喪服於清徽堂而梁書言始興王憺薨詔明太子命諸臣共議從明山賓朱弁之言以慕悼之辭宜終服月梁陳北齊各有皇帝皇后太子王侯以下喪禮之書謂之凶儀夫以至尊在御不廢講求喪禮異於李義府之言不豫凶事而去國恤一篇者矣

與陸翼王書

閻若璩

鈍翁近與僕辯喪禮不勝因憤而言曰閻某聞有親在堂奈何用喪禮與僕相往復縱言之是已非國及檀弓之死而致死之而不仁而不可為也左氏豫凶事非禮也以佐成其說嗟異哉其亦可謂妄之至者矣檀弓所云乃指明器左氏所云乃指生而來贈者豈非親在而言喪禮之謂也古大功廢業況於居父母喪宜一切廢然獨許之未要讀喪禮既盡讀祭禮者蓋以二禮繁重豈非平日從師講肄且復習於臨時必不按其節而合乎度者從不高目而取辦倉卒人縱聖人其能一中禮乎吾恐文王周公之制也眾且久矣孔子命伯魚學之禮凶禮次居第三末聞舉其二而輟不學也子張沒於夫子後而檀弓載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是曾子問一為嘗親在時以喪禮質於夫子者也唐顯慶間許敬宗李義府用事謂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焚國恤一篇凶禮由是闕今鈍翁得母類是噫士大夫議論若此弟深為世道懼焉

可補閻氏所未備

後篤終論上

張爾岐

晉皇甫謐悼厚妾之害著論為妾送之制名曰篤終其言曰司馬石柳不如速朽孝孫瑤璣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為華元不仁王孫親士漢書以為賢於秦始如令魂必有知則生死異制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捐之無益是招靈形之禍增亡者

之毒也其言可謂至痛切矣然當時所謂厚葬蓋謂珠玉之飾金匱之物器用寶貨之藏也今人皆無是矣余故竊冒之屬尚不必備又况所謂金縷玉匣金蠶玉尺者乎乃往往有苦於乏財數十年不克葬者則何也縹黃之體度不敢以廢也侍從之偶倡不敢以缺也夾道之幡幔號吹不敢以不盛也賓客之酒食衣物不敢以不豐也其甚者徵歌選舞雜以百戲非是則以樓結繒綺帛以象樓觀非是則以晏飾雜還轡路充斥原野婦攜擁觀數駟踊往而後快於心焉而後為能葬於親焉富者為恒於是朝轟呼吸之聲觀麗說晏飾雜還轡路充斥原野婦攜擁觀數駟踊往而後快於心焉而後為能葬於親焉富者破產而遂新貧者舉息而踰赴一日之費十年積約而不能償也一家之喪百家奔走而交相病也高位繼任而不知禁旁觀怙習而忘其非人之欲壑其親者耻其不備忍於累年暴露而不恤焉亦甚可傷也已何不即今之所謂厚葬者而深思之是何者有益於親之身乎無益於親而謂之徒欲悅觀者之目而已古之厚葬誠昧於理其心猶欲為親也今乃於終天永訣之會感陳娛樂說笑之具以為觀美徒博婦孺一時之哈笑不近於悔其親矣乎且其所擬象而徒飾者未必其親之生平所宜有也不又陷其親於僭矣乎本欲自致於親而適成其侮且僭何如反而約諸禮之為得乎天子嘗言殺具矣曰稱家有無有勿過禮苟無矣縣棺而封又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為孝歟手足形還壙而無槨稱其財斯之為禮斯言也誠千古葬者之大經也間攷夫子所謂勿過禮者大端有二焉一者藏體魄之禮含襲歛槨棺槨之屬是也一者事精神之禮朝夕之奠重主之設虞祔祥禋之祭是也是皆切於親之身者也有禮以為之制則限於分者不敢踰困於財者聖人亦不强焉况於懺度之說古所無也即不能無疑於心何不援先儒之論以自定也芻靈以象生平也凡分所不得有者何不可已也功布以前車銘碣以識別本以通用也溢而為幢壽之惜何為也易服而承禮自賈出何煩主人之裂帛食於棖側或非得已何至置酒而而高會綈謳生於斥者方相以毆罔兩殆喪家歌舞之所由始也無所苦而歌無所毆而舞這春相巷歌之戒矣家有吉塊之次墓有主賓之位此虛惺之所以設也應而致飾帷而過華與直麻菅疏之儀不侔矣湘本而求或端造於古人治今所尚遠大遠於禮意何如安其分之所適宜量其力之可至庶天下無不葬之親人子無不致之情乎白子之所言殆棺槨士舉靈人子之所為耳不足以言富貴之家備物極樂者之事也曰白蓋雙旗門生輓送非建武之佐命乎布車載柩飾無文采非貞觀之元臣乎無損於尊榮而更為美談蓋奢而示之以儉儉而示之以禮移風易俗誠貴者賢者之責也

後篇終論下

張爾岐

葬之習於後也於是久而不克葬者是徒知備物豐儀之為厚其親而不知久而不克之為大悖於禮也先王之制喪禮始死而襲襲而歛三日而殯殯而治喪具其葬也貴賤有時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庶踰月先時而葬者謂之渴葬後